

呼和浩特 回族史料

第七集



政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员会 编
《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编辑委员会

序

贾 勋^①

将散落民间的呼和浩特回族史料不断加以辑录整理,而且还能十年不辍地令七集珍贵史料先行问世,这是需要编纂者的远见卓识和操作上的不遗余力的。而回民区政协正是这一系列性史料的集大成者。他们的这一成果,至少在内蒙古地区是鲜有其匹的。这对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过程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笔者来说,囿于褊狭的阅读习惯,历来很少接触或涉猎地方性文献,更谈不到对回族史有什么研究了。不过,盘礴青城七十载,在感性上,却对本土回族的一些生活习俗乃至回汉民族的友好交往,有着较为深切的体会。

七十年前,我就出生在回族聚居的牛桥西北岸。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伊斯兰文化(这是呼和浩特名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下,开始认识这

^① 贾勋(1938—),男,汉族,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著名作家、戏剧家、诗人。原任呼和浩特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调研员,现已退休。曾就读于呼和浩特市一中、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研班、中央戏剧学院创研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和戏剧作品,出版诗集《敕勒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天似穹庐》(远方出版社1994年版),戏剧作品主要有《塞上昭君》、《三娘子》等。近年,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文字造诣,连续发表了一批有较高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的文史随笔,在区内外受到普遍好评。系内蒙古政协第七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个了不起的民族。从最初入眼的清真大寺,尤其是那造型独秀的望月楼,到树荫遮天的回民坟;从那充满诱惑的传统风味小吃,到古丰轩名号的金字招牌;从“九·一八”纪念堂前的摔跤场,到穿行羊岗子闹市区的旅蒙驼队……这些,虽属我远年的印象,但它的每一次“闪回”,常使我情难自禁、浮想联翩,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就在这历史运行的轨迹上,曾经留下了回族父老和我的先辈休戚与共、患难相交的身影,也留下了寻常日月中许多美好的记忆。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包括这《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七集在内,在内容上大都是综合性的。其集成本身,就意味着回回民族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十分重视,或者说,具有更加深远的思考。而说到文化,说到与文化有关的回族才俊,就呼市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年早逝的甄可君同志。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回族中年作家(或者说青年作家)。二十七年前,我俩倾盖相交,却成了一对相见恨晚的诗友。那时候,正逢我创作的高峰期,而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几乎都是可君同志。1986年,他还为我的第一本抒情诗集《敕勒草》,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而且很快入选是年出版的《内蒙古文学评论集》。令人深感遗憾与痛惜的是,像他这样一位极具创作潜力,而理论储备又较为丰厚的回族才子,却过早地“归真”而去(还有另一位亡友乔正宏同志),这给呼市乃至内蒙古文坛,尤其是方兴未艾的中华回族文学,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所幸者如《史料》所示,一代回族新秀正在崛起,这无疑是民族

的希望所在。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及一位近年在国内书法与收藏界颇具影响的回族名宿杨鲁安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与先生相识了。那时,我对先生独到的戏剧评论十分赞佩,也多次观赏了这位塞上京剧名票的风采。而近年先生的甲骨、金文更是老笔纷披,骨气洞达、独领风骚。其题款析义更有出入清真、道法自然的从容。我相信,先生的艺术成就,包括他在书画鉴赏及收藏等方面的成就,必将对青城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会为名城文化增添新的光彩。

最近,我有幸获读一本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学术性期刊《回族研究》,从中发现一位满族学者对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回汉亲密民族关系形成的共因,进行了极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读后引起我深长的思考。的确,像我这样一个久居多民族聚居城市的汉族同胞,却对包括蒙古、回、满等兄弟民族与汉族亲密民族关系的历史,没有源流性的理论认识与科学考证,这显然是一很大的缺憾。受这篇论文的启迪,今后,需要逐步补上这一课。而学习回族史料,正好是一个钩沉补缺的良好途径。我想建议同志们,共同来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便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共识条件。

最后,诚挚地感谢回民区政协对我的厚爱,谨遵嘱恭缀数语,勉为之序。

目 录

序.....	贾勋(1)
云瑞同志二三事.....	李惠君(1)
呼和浩特回民自治区调查报告.....	内蒙古日报编辑部工作组(9)
从本民族特点出发 发展商品经济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回族个体经济调查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统战部	联合调查组(34)
..... 中共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统战部	

- 驼道轶事拾零 尹世华(43)
- 西京各地发生的中国伊斯兰教大事 李大钧、李大宏(48)
- 武川回族历史沿革 刘星明(67)
- 伪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 忒莫勒(70)
- 中国回教协会绥远省分会史料选编
.....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77)
- 呼和浩特的回族穆斯林女性教育
..... 姚秀颖(118)
- 情痴黑土地的青城音乐人
——记回族音乐家逯贵 海涛(130)
- 笑在桃李花丛中
——记回族女教授吴秉芳 马骥(142)
- 为家乡水利事业奉献一生
——记回族水利专家苏惠 苏伯固(150)
- 毕生向更高“坐标”求索
——记杰出数学教师张建根 李崇森(154)
- 奉献真诚与爱心的人
——记骨科专家王云龙主任医师 海奇(162)
- 为大众健康尽心尽力 达乌德·吴群(167)
- 呼和浩特的回族博士(之二)
- 马静博士 (174)
- 金琴博士 (176)
- 贾建平博士 (179)

忆往·感言·忘年情

——忆刘万春先生…………… 白恩荣(183)

回族骄子满贵…………… 李可达(195)

景锡恩阿訇传略…………… 穆子(203)

深切缅怀刘月起阿訇…………… 吴国谨(207)

回忆恩师杨万录阿訇…………… 满楨(211)

一封珍贵之尺牘

——白崇禧将军致傅作义主席函浅析…………… 代林(215)

1997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居民死因报告分析

…………… 任权 姚济浩(217)

兄弟盟市篇

中国回民商业资本

——包头回民皮毛店…… [日]今永清二著 包金花译(222)

近代包头商业城市的兴起及回族商人的作用

…………… 牛海楨 李晓英(235)

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的伊克昭盟…………… 苏德(247)

阿盟阿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渊流考…………… 麻树声(257)

后记…………… (266)

云瑞同志二三事

李惠君^①



云瑞同志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前门饭店会议”中被打成“反革命”、“乌兰夫黑爪牙”、“乌兰夫少壮派”的云瑞同志，饱受审查、批斗、牢狱之苦达八年之久后，终于被释放了。这位青少年时代起就经受革命战争考验，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没有顾及医治自己身心的创痛，便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

^① 李惠君(1969—):女(汉族)。1990年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大学。曾任中学教师、记者，现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协干部。

业中。

1975 年云瑞同志任土默特左旗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 年任土默特左旗旗委书记。1980 年起调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这期间,云瑞同志时刻关注民生,把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做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以超人的胆识,为民办了许多实事。

主管财贸和农牧业时,云副市长的足迹遍踏呼市所属土(土默特左旗)、托(托克托县)、郊(郊区)的山山水水,越是艰苦,越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越是云瑞同志高度关注、亲自深入的地方。大青山深处的革命老区万家沟,大青山更深处当年日本鬼子做梦都想找到终因偏远而始终没有到过的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原址所在地二十四道梁,郊区的石人湾,托县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仍然有衣不蔽体的贫困户的“三窑一窟窿”,少数民族乡五十家乡都留下了云瑞同志的身影。他带着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了解情况,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一个星期不出山,一碗素菜莜面就是他的一餐。他所走过的老、少、边、穷地区,打井、修路、拉电、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迅速展开,处处迈开了告别贫穷落后、奔向文明富裕的步伐。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普遍推开的前夕,云瑞陪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铎和人民日报社副社长顾磊视察托县中滩乡时,他认为“不能活活饿死人”,大胆提出分给每人两亩保命田的想法。由于人们顶住了来自多方面的指责甚至外省对此是“单干风”的公开批判,积极推行了“包产到户”,第二年,中滩乡的面貌就大有改观。

他通过自治区政府向国家争取,使托县成为全国三十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为该县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主管民政工作时,云瑞同志在呼和浩特地区首创贴息贷款,变国家每年拨款救济群众生活为政府支付利息,鼓励少数民族和落

后地区的群众兴办乡镇企业,提高生产自救能力,从根本上脱贫致富。

云瑞同志为呼和浩特地区人民群众做过的事不计其数。在这些闪烁着党性和人性光辉的事迹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少数民族同胞特别是回族穆斯林的深厚情谊。

作为出生在旧社会的少数民族干部,他最能体会少数民族经历的苦难,最能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和需求;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干部,他最能领悟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几十年的工作中,特别是担任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医治“文革”创伤,理顺民族关系,为呼市地区各民族团结进步,为社会安定繁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回族同胞至今念念不忘,有口皆碑。

土左旗所属的察素齐镇堪称塞上名镇,它是乌兰夫等众多蒙古族革命者的故乡。解放前夕,国民党地方部队王有功师陈国善团在此曾一次屠杀了7个蒙古族共产党员。它也是一个回族相对集中的乡镇。察镇的旧公路边有一座占地十亩的坟地,是清康熙年间起当地回族穆斯林世代代理葬亡人的老坟。众所周知,回回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对其民族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产生着深厚的影响,生者礼拜的寺、亡者安葬的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视的两大问题。土葬是回族穆斯林合乎教义的生活习惯,大小尔代节或其他一些重要的日子,穆民们都会到坟地游坟,寄托哀思,缅怀亡人,教育后人。在砸烂公检法,批斗牛鬼蛇神,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年代,这块坟地也难免受牵连。当地大队的农民曾穿越坟地中央开凿了一条渠,欲引水灌溉,引起回族群众强烈反对。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土左旗第二中学座落在了它的旁边。每当放学,学生们欢欢喜喜地涌出校门,嬉戏着、打闹着从坟地走过,淘气的男孩子们还要在里面跑来跳去,玩儿个过瘾。日久天长,安葬祖先和故人的清静所在被踩踏

得令生者目不忍睹。虽然有族人不时地管理、修缮,但问题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妥善解决,回族穆斯林个个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云瑞同志留意到了这些情况,出任旗委书记后,他把回民中有名望的阿訇、乡佬召集起来,拿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由旗政府帮助,迁坟至北山脚下。提议得到回族穆斯林由衷的赞成。按照云书记的指示,旗委统战部出面协调,在镇北大青山脚下划出 18 亩好田,做回民新坟,旗财政局拨出 7000 元用于迁坟。因为当时布匹要用布票限量供应,周到细致的云书记还指示商业部门外调来 1000 多米白布,无偿拨给回民,缝制“可凡”安放尸骨,葬入新坟。在风清月明中,在青山碧草间,死者可以安息了,生者终于安心了。回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对云瑞书记的感激铭刻在心,长久不忘。

现存察素齐镇清真大寺的一口“民族井”,见证了另一段难忘的往事。

察素齐镇清真大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经清中晚期、民国时期的不断修缮,精美庄重,颇具规模,直到解放初期一直保存完好,是那里回族穆斯林神圣的礼拜殿堂。“文革”中,该寺遭破坏严重,造反派写了一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的对联,广泛宣传,污蔑穆斯林,诋毁大寺。云瑞任呼市副市长后,决心彻底整修清真大寺。当时一些干部不理解,有的还很不以为然。云瑞同志告诉大家说:我们党落实政策,要给蒙古族落实,也要给其他民族落实。寺和坟的问题是回民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问题,它关系回民一代又一代人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生活,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回民的大问题。这是我们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这也是对文物的保护。在云副市长主持下,市财政局多次拨出专款给土左旗政府。其中 1981 年秋拨出 2 万元,当地穆斯林热烈响应,薛忠、骆恩、骆祥等乡佬采买材料,寻找工匠,积极筹备。1982 年,土木结构的大殿按照原貌修葺一新,如期竣工。之后,大寺的维修、补建和装修

等工程再次耗资 5 万元。同年,扩建古典式礼拜殿,面积达 260 平方米。为了减轻回族群众的负担,实现以寺养寺,云副市长建议并请有关部门拨款,分两次在大寺周围建门脸房 15 间,其中东边 10 间,南边 5 间,全部用于出租。

清真大寺也曾有一口水井,后来坍塌了,回族穆斯林只好和其他民族群众共同使用大寺不远处的另一口旱井。所谓的旱井就是人工挖掘而成的露天水井,北方乡村的旱井顶上通常没有覆盖物,雪水、雨水、泥水、洪水都会流入,卫生状况并不好。村镇的汉族人有杀猪宰羊过大年的习惯,为用水方便,有人会在井边清洗,穆斯林意见很大,回汉群众为此常常闹纠纷。云端同志得知情况后,协调各方,在清真寺大院里打了一口封闭式深水机井,旗政府出资 300 元向察素齐化肥厂购买了两个深约 2 米、容积 16 吨的钢制大罐用以蓄水。新井由清真寺负责管理,供周围各民族共同饮用。为管好水井,寺里盖了井房,雇佣专人看管,以一桶水 5 分钱向外供水。折算起来,5 分钱一桶水仅够电费和佣金,清真寺分文不取。干净的水吸引了周围各族群众来挑,那口旱井渐渐无人问津了。回民有了安全的好水,汉人、蒙古人有了卫生的好水,寺里牧业用水也解决了,大家共同把这口井命名为“民族井”,其中的深意对听到这段故事的人而言一定不难体味。

多少年来,每逢回乡,云端同志总要去寺里看看,去周围走走,听听心气顺畅、安居乐业的回族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乡亲朗朗的笑声。

1943 年,呼和浩特市清真东寺执事乡佬丁顺为养寺,买了 46 亩耕地。1952 年土改运动中,由于种种原因,清真东寺没有人出面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寺产 46 亩土地被分给了附近的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0]22 号及国发[1980]188 号文件精神落实政策,清真东寺按照政策规定主张收回 46 亩土地的产权。回族穆斯林认为,当时寺产土地

因为没有人出面登记,而被作为无主财产划分,但是划分宗教财产并不符合土改政策的本意,也不符合1980年国家的有关政策精神,清真东寺与现占有土地的郊区双树村不具有合法程序的产权转移关系,46亩土地仍当属于清真东寺,双树村应该将其归还。双树村则以历史久远、情况不明为由,要求维持现状,拒不交还。以后多次交涉,双方各执己见,没有结果。市里专门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云副市长说,我去看看。之后,他两次亲自来到东寺询问情况,然后又去郊区政府和双树村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一天,他来到双树村,把郊区和村里的干部集合起来开会动员,首先他讲明了政策,然后又说:我们都是党的干部,要实事求是,以前做错了就要改,是清真东寺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人家。共产党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党有宗教政策,我们应不应该落实?谁有不同意见,说出来,如果没有意见,回去就给。那时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土地分到了农民手里,双树村想办法拿回19亩土地,交还清真东寺。众乡佬也体谅村里难处,就此作罢。在云副市长的努力下,争执双方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在呼和浩特市回族长者中,不少人都会心怀感激地向你讲述一些云瑞同志的事迹:

粉碎“四人帮”前后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呼市一些回族小伙子因家贫在当地娶不起妻,便从武川县农村讨媳妇。成了家,但女方上城市户口就是天大的难题,这将引发孩子上学、吃供应粮、找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愁煞人哪!时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云瑞同志吩咐区公安局长,只要是回民来上户,别问要上户的人从哪里来,符合条件来了就给上。

当年的呼市回民奶食品加工厂,是呼市惟一的一座回族工厂,生产规模小,经营不景气,职工纷纷跳槽,企业濒临破产。云瑞同志坚持认为,呼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一个畜牧业大市,发展奶

食品加工应该有潜力。经市委研究同意,作为主管市长,云瑞同志给予该厂全方位的支持:政策上营造环境,财政上倾斜,用人上提拔、使用有才干者,他鼓励厂长把企业办成一个人人争着、抢着想进来的企业。良好的创业环境焕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产值、利税大幅攀升。1993年,一度难以维持的小厂股份制改组成功,1996年成为上市公司。这就是云瑞同志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段不解之缘。

现在的回民果园是呼市回族穆斯林北坟地的一部分。1958年,市政府兴建呼市钢铁厂,道路需要从北坟地中间通过。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回民迁坟至东郊的黑土洼,北坟地大片土地交给了国家,只留下一小部分即现在的回民果园。1980年,云瑞同志来到呼和浩特时,回民果园已有几分破败,围墙残破不堪,一些单位不经审批,乱建乱占,不断缩小的果园里还埋葬着回民亡故的先人。云瑞同志主动找到阿訇和乡佬,提出几点建议:一把围墙建起来,二给亡人立好碑,三要更新园内的一些树种,种松树和果树。随后拨出6万元修建果园。他还亲自指导机井渠道如何使用。云瑞同志告诫准备占用果园的单位,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年代回族人民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三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就埋在这里,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果园不能占,相反我们更该把它建好,这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市容市貌,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重视。后来,自治区主席布赫看到了修整好的回民果园,连声称赞说:你们搞得好。

黑土洼新坟的修建并不顺利,附近的一户蒙古族老乡阻挠垒墙,垒起的围墙基础频频被推倒,大家很无奈。云瑞同志来了,早晨9点到下午4点他耐心地等在那里,见到了这位蒙古族乡亲,德高望重的云瑞同志以耐心的批评教育平息了这场风波。在他的建议下,市政府投资几十万元为黑土洼新坟筑墙、打井、架设高压电线。他还动员武警战士为新坟修了路。新坟管委会在其中盖了三

间房,云瑞同志要求再多盖两间,说远道而来的穆斯林群众需要坐坐、歇歇。

生于斯,长于斯,革命于此,磨难于此,奉献于此。对呼和浩特地区的山山水水,云瑞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各民族人民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这位平和、负责的领导,友善、无畏的师长,交口颂赞他对解放思想、繁荣经济做出的贡献,衷心感谢他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幸福、生产发展和他为维护民族团结所做的一切。

呼和浩特回民自治区调查报告

内蒙古日报编辑部工作组

原编者按：城市中建立自治区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宪法中无此规定，但在实际中已经存在。为了了解在城市中已经建立的自治区存在哪些问题和今后如何发展，本报编辑部于六月间曾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进行调查。这个报告就是根据调查结果写成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意见，特别是有关自治区在今后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意见，都是极不成熟的，也没有经过本报领导上研究过。现在决定把这份很不成熟的报告印出来的目的，主要是便于领导上了解情况和问题，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和引起关心这一工作的更多同志的注意，来共同的研究这一问题。

一、概况

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位于旧城的东北角，面积东西一华里、南北二华里。全区四千二百九十二户，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四人，其中有回族八千三百零九人，汉族九千二百六十四人，蒙族四百六十二人，满族七十一人，维吾尔族六人，朝鲜族十一人，苗族一人（不是历来固定居住户）。

回民自治区成立于1950年12月28日。四年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贯彻与执行民族政策及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等方面都获得了一定成绩。自治区内各族人民已建立起友好、合作、亲密、互助的新关系，并在生产建设和各项社会政治运动中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

性。回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获得改善,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尤其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教育与学习,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

但是这里回族人民过去的历史却是苦不堪言的。自治区的回族人民大多是在满清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因民族纠纷、经济破产等原因,自陕西、河北、新疆等地逃来的。据传说同治元年,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指挥陕西团练分四路消灭回民。羌白镇北极官有一百多户回民,全被杀光。有一小部分回民从其它城镇被迫化装成汉民,从城墙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扶老携幼,到处逃亡。呼和浩特市回民大部是那时从陕西逃来的。逃到这里后,同样受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百般的压榨和凌辱,只令他们住到郊区不准进城,现在回民多集中在旧城北门外,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在政治上受尽了歧视和压迫,造成回民在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落后那是很自然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在解放前只有一户工业、十六户农业,而占比重最大的是小商小贩,他们资金少职业经常变动,多数青年、壮年找不到生活出路,流浪街头,成为游民。有的为了生活,忍劳忍辱,他们给驼户拉骆驼不顾山路崎岖,远走西北。有时走到漫无人烟的大沙漠中,六、七天喝不着水。有的顾不到选择手段,抱着“不管柴贩子、草贩子,挣来钱就是好汉子”的态度,当牲畜牙纪,只凭空口说话,从买主卖主之间取得利益维持生活;多数老实诚恳的回民,辛勤劳动的所得维持不了一家老小的生活,所谓“回回道路窄”“连雨三天揭不开锅”,正说明回民过去生活的悲惨景象。在文化方面他们更不能贪想,他们说:“回民没有学人的地方。”

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统治时期更想尽办法企图消灭回民,他们利用宗教和回民内部的上层人物来麻痹回民群众,缓和阶级矛盾。国民党反动派曾先后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过“中国回民促进会